

陈 白 墜

歲 寒 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歲寒集

陳白塵戲劇選集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 歲寒集

陳白塵著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〇三号)

北京东四头条胡同四号

机械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書号：(451) 字數：194千

開本 33.5"×46" 1/32 印張 8 $\frac{1}{2}$  插頁 2

一九五六年三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三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1—4000

定價 (6) 0.91 元

## 目 次

歲寒圖.....	1
陞官圖.....	85
金田村.....	169
後 記.....	265

歲 寒 圖

## 登場人物

黎竹蓀——医学院教授，兼附設医院肺結核科主任。年四十餘。

胡志豪——助教，兼住院醫師。三十餘。

江淑嫻——住院醫師。年近三十。

沈 廉——文化工作者，年近五十。

沈若蘭——沈廉之女，邮務員，二十歲。

黎 娟——黎竹蓀之女，十三四歲。

黃 媽——黎娟之奶媽，五十歲。

工 人——肺病患者。

学 生——肺病患者。

教 員——肺病患者。

商 人——肺病患者。

農 民——肺病患者。

掛號員

看 護

女病人

車 夫

# 第一幕

## 第一場

一九四二年冬，近寒假，某日午前。

後方某城市医学院附設醫院門診部肺結核科診室。三張寫字檯和一張檢查病人的寢檻。寢檻前以白布幔簷。牆上有一些統計圖表。中間一門，門外是候診室。

幕啓時：看護正在通候診室的門口向外叫喚：“四十九號。”同時，一個病人走出去。門外又應聲進來了一個病人——沈若蘭。看護指示她向正在為上一個病人填寫病歷的江淑嫻走去。沈庸隨後上，看護意欲攔阻他。

沈 庸（指沈若蘭）我是陪她來的。

門外有幾個病人在張望。商人走到門口。

商 人 小姐，黎大夫還沒來？

看 護 沒有。（關上門。）

胡志豪（戴著口罩，掛上听筒，正在為一個工人診斷）用力呼吸……呼吸……呼吸！……

沈 庸（掏出一封信）請問黎大夫是哪一位？

江淑嫻（接信）黎大夫在替病人打空氣針，一會兒就來。——哦，

您是沈先生？

沈庸 是的。这是小女沈若蘭。大夫，尊姓？

江淑嫻 江。您請坐，黎大夫馬上就來。——對於沈先生，我們是久仰了，前幾天我还听了您關於國際形勢分析的演講哩！

沈庸 哦哦，你們大夫們也敢去參加那种會？

江淑嫻 (一笑)是个朋友拖去的。——沈小姐有什麼病？我先檢查一下好麼？

沈若蘭 好。

沈若蘭隨江淑嫻進幔子裏去檢查。

胡志豪 (戴着口罩在寫診斷書，褪下口罩問)最近一次吐血是哪一天？

(又忙戴上口罩。)

工人 大概是五天前，上午在車間值班的時候，忽然覺得一陣難過，就連吐了三口血，顏色是……

胡志豪 (不耐煩，連口罩都沒褪)知道了，知道了。你剛才說，胃口不好，——吃不下飯是什麼時候起的？——簡單點，別嚕嚕！

工人 大概是……

胡志豪 (命令地)不要大概！要確實日期！

工人 是。我想有年把兩年了。

胡志豪 (示以白眼)又是你“想”！你們這些人真沒有辦法！

江淑嫻領沈若蘭出。

江淑嫻 平常咳嗽嗎？

沈若蘭 (搖頭)沒有。

江淑嫻 每天下午發熱？

沈若蘭 沒有注意過。

江淑嫻 吐過血沒有？

沈若蘭搖頭。

江淑嫻 胃口怎麼樣？

沈若蘭 吃不下。

江淑嫻 那麼你最近是否比以前瘦了？

沈若蘭 (點頭)嗯。

江淑嫻 睡眠不很好嗎？

沈若蘭 嗯。

沈 庸 (補充地)大概每天只睡三四小時。

江淑嫻 經常感覺疲倦嗎？

沈若蘭 (點頭)是的。

沈 庸 所以郵政局裏同事們，都以為她懶得很。我知道她其實是提不起精神來。

江淑嫻 哦，那麼夜裏盜汗不？

沈若蘭 不知道。

胡志豪 (大声向工人)我跟你說，你這個病呀，很重！是肺病，懂不懂？

工 人 (大驚)肺病？……

胡志豪 (着重)肺病！肺結核！就是你們說的癆病！肺癆病！懂不懂？(公式地說下去)這個病呀，很麻煩！要休息，要吃得好，睡得好，不能做事，不能勞動。——馬上回去躺下來，最好是抬進肺病療養院！不許起床，起碼要睡上一年！不許動！

工 人 (驚呆了)是，……是。……

沈若蘭 (也为胡志豪的話所驚呆)這樣嚴重！……

江淑嫻 你別管他！家庭裏別的人得過肺病嗎？

沈若蘭 沒有。

沈 庸 她的母親早去世了，可不是肺病死的。我自己自信也沒有肺病！(微笑。)

江淑嫻 (笑)是的，是的。(但在注意地窺察他。)

沈若蘭 (恐怖起來)……那麼我？我一定也是肺病？

沈庸向江淑嫻示眼色。

江淑嫻 嗯，这倒不一定，把你的痰再拿來驗驗吧。

工 人 (大声)大夫，我是一個工人，睡下不動是办不到的……

胡志豪 办不到也要办到——这是病！(走去洗手，向看護)还有嗎？

看 護 还有好幾個！

胡志豪 要命！要命！已經快十二點了！

看 護 (開門，向外叫)五十号！

入叢中走出教員，躊躇不前。

教 員 我，……我想等黎大夫來。

看 護 不行！你沒有掛指定特別號！

胡志豪憤憤地一瞥。

工 人 (追着他)大夫，我是躺不下來的！您給我點什麼藥吃吃吧！

胡志豪 (大声呵斥)躲開！你這個病是沒有藥可醫的！你這是肺病！肺癆病！懂不懂？

工 人 唔唔，对不起，大夫。(惶然地退下。)

門外的病人起了點騷動，紛紛招呼：“黎大夫！黎大夫！”

黎竹蓀大夫上。

商人、教員、學生均一拥而入。

商 人 (親熱地)黎大夫！黎大夫！請問我照的X光怎麼樣？

教 員 黎大夫，今天請您給我瞧瞧。

学 生 黎大夫，黎大夫……

黎竹蓀 (向众人陪笑)哦哦，对不起！对不起！諸位都請坐一會兒！

胡志豪 (惡意地)五十号！這兒！

黎竹蓀 (向江淑嫻)江大夫，怎麼樣，有問題嗎？

沈 庸 (向前)这位就是黎大夫？

江淑嫻 是的。这位就是沈庸沈先生，這兒有封介紹信。

黎竹蓀 (一見如故) 哦! 您就是沈先生? 我對您真正是久仰了! 对不起, 您久等了吧?

沈 庸 您別客气!

江淑嫻 这就是沈先生的小姐。正等候您的最後診斷哩!

商 人 (等不及) 黎大夫, 黎大夫! 請問我前天照的X光到底怎麽样?

黎竹蓀 好, 好, 我先替你查查。(向沈庸) 沈先生, 对不起, 請等我五分鐘。(从抽屜裏取出X光檢驗單來, 向商人) 你來, 你來。

看護引學生到另一張桌子旁, 由江淑嫻診視。

商 人 (緊張地) 怎麽样? 怎麽样? 黎大夫?

黎竹蓀 告訴你, 你可別喜欢得跳起來!

商 人 哦!

黎竹蓀 如今你兩邊肺上完完全全都清楚了!

商 人 (楞了半晌) 哟! .....(作揖打躬) 謝謝! 謝謝! 黎大夫! 你真是救命菩薩!

黎竹蓀 (也有一种快樂) 恭喜! 恭喜!

商 人 (再脫帽为禮) 謝謝! 謝謝!

黎竹蓀 (警告地) 可有一樁: 不能喝酒! 不能抽煙!

商 人 一定听您的話! 一定听您的話!

黎竹蓀 (笑) 可是更不能打麻將喲!

商 人 不打! 不打! 再打砍斷我的手!(走。)

黎竹蓀 (大笑) .....哎! 你就走了?

商 人 哟, 不, 不, 我馬上就來。我打算先回去告訴我的家裏, 讓他們喜欢喜欢。

黎竹蓀 我要求你一件事。

商 人 您說, 您說。

黎竹蓀 你的病我給你治好了, 以後.....

商 人 我一定給您揚名! .....

黎竹蓀 (大笑)哈.....

商 人 我还要給您登報鳴謝哩!

黎竹蓀 (嚴重起來)不行，不行! 那我可不答应。

商 人 (大窘)那，那.....

黎竹蓀 我也不是江湖医生，你可不能那样侮辱我。

商 人 (無所措手足)那麼，那麼， .....

黎竹蓀 我只要你做一件事：但凡遇到肺病病人，你得把他拖到  
医院裏來!

商 人 哦，哦。

黎竹蓀 你害过肺病，你知道这苦楚。一發現有肺病嫌疑，就勸  
他到我這兒來!

商 人 这一定办得到! 一定办得到!

黎竹蓀 (向沈庸)沈先生，您不知道結核病如今是如何猖獗!

沈 庸 (不甚熱心)是的，是的。

商 人 那麼黎大夫，对不起，我先回家去了! (轉身就走。)

黎竹蓀 啾啾! 回來!

商 人 (不想回來，在門口)嗯?

黎竹蓀 帽子! 帽子!

商 人 哟哟! (抓了帽子就跑)回头見，回头見! (下。)

黎竹蓀 (大笑)哈哈! .....(向沈庸)哦，对不起，您久等了。(向沈若蘭)

沈小姐，你怎麽样? (看紀錄。)

沈若蘭 黎大夫，請您簡單地給我个答覆：我的病到底是不是肺  
病？只要您說聲“是”或者“不是。”

黎竹蓀 嘿.....(沉吟。)

沈庸向黎竹蓀使眼色。

- 黎竹蓀 好，讓我看一看，(看紀錄)你沒有咳嗽嗎？
- 沈若蘭 沒有。
- 黎竹蓀 吐過血嗎？
- 沈若蘭 沒有。
- 黎竹蓀 夜裏並不盜汗，是嗎？
- 沈若蘭 不知道。
- 黎竹蓀 你的母親和父親(注視沈庸)都沒有肺病，是嗎？
- 沈庸 都沒有。
- 黎竹蓀 (再看沈庸)嗯，是的，是的。我想你多半是貧血。好，礼拜五來，把你吐的痰帶來再驗驗看。
- 沈庸 黎大夫，謝謝您了！
- 黎竹蓀 沈小姐你安心地工作好了，如果疲勞，就休息休息。礼拜五再來。
- 沈若蘭 (驚疑不定)唔，謝謝您。(走。)
- 沈庸 (忽然想起似的)哦，黎大夫，范鳳生先生和您是老同學嗎？
- 黎竹蓀 (恍悟)唔！是呀是呀！沈先生認識他？
- 沈庸 也是老朋友呀！怎麼樣，您知道他的下落嗎？
- 黎竹蓀 知道知道。那麼沈先生，您再坐下談談吧。
- 沈庸 好的，好的。——若蘭，你先坐車子回去吧，我和黎大夫談談就回來。
- 沈若蘭 (遲疑)爸爸您早點回來吧。——黎大夫，謝謝您了！——江大夫，謝謝您了！(下。)
- 远远有搖鈴聲。
- 胡志豪 下班了？
- 江淑嫻 (輕輕地走近黎竹蓀)Dr.黎，沈小姐怎麼樣，您看？
- 沈庸 我這女兒異常神經質的，所以我不敢讓她自己知道。——

黎大夫，怎麽样，她？

黎竹蓀 (注視他) 沈先生！我倒是很担心您自己！……

沈 庸 (笑) 我！我有肺結核？(摇头。)

黎竹蓀 (嚴肅地) 您要讓我檢查！

沈 庸 (退讓) 我就是有也沒關係。可是我的女兒，她的病到底是……

黎竹蓀 自然是肺結核，而且很嚴重，已經是所謂第二期了！……  
沒想到沈若蘭已經回來，都听见了。

江淑嫻 (急制止) Dr.黎！

沈 庸 (急奔去) 若蘭！

沈若蘭 (战慄) 爸爸！你們騙我！(支持不住，倒在椅上，哭。)

沈 庸 若蘭，你別怕！……

沈若蘭 爸爸！(咳嗽，吐出一口血來。)

教 員 血！

黎竹蓀 (鎮靜而溫和地) 沈小姐，別怕！这不是肺血！是你喉嚨破了。

(向看護) 去拿一針嗎啡來。

看護下。

沈若蘭 黎大夫，您不能再騙我了！

沈 庸 若蘭，你安靜點！

黎竹蓀 (誠懇地) 好，我明白告訴你：你这是肺結核病，按照普通的說法，是第二期了。但是你看看我，怎麼樣？是个健康的人吧？可是我在当医生之前，就是一个老肺病！我的病比你嚴重得多！剛才那个病人，你看見嗎？他的病也比你重，可是他如今怎麼樣？僅僅打了半年空氣針，完完全全復原了！別怕！把你的病交給我，我負責在半年之內恢復你的健康！

看護捧藥水上。

江淑娟 沈小姐，打了这一針嗎啡，血就可以止了。（注射。）

沈庸 若蘭，你該相信黎大夫的話。

黎竹蓀 相信我，我是深受了肺病的痛苦才來學醫的。我會同情你，所以我会治好你的病。再說，（打破嚴重空氣）我是這兒肺結核科主任，治不好你的病，我還能當主任嗎？

沈若蘭 謝謝您，黎大夫，我心裏已經很平靜了，因為我知道自己確實是肺病了。

黎竹蓀 对了，你應該平靜下來。

沈庸 若蘭，黎大夫是現今全中國最傑出的肺結核病專家，你的病得救了，你是應該歡喜的。

沈若蘭 是的，爸爸，我很高兴。

黎竹蓀 你要好好地休息，好好地營養，在床上靜靜地躺上一年半載，一定會好的。

沈若蘭 （默然了一會）好，您放心，我一定依您的話做。

沈庸 对了，若蘭，你肯聽黎大夫的話，就好了。

沈若蘭 那麼，爸爸，我走了。

沈庸 我送你回去。

沈若蘭 不要，我自己會走。

沈庸 我給你去叫車子。

沈若蘭 我不要！黎大夫，江大夫，謝謝您！（下。）  
外邊又搖鈴了。

沈庸尾隨下，暗暗向黎竹蓀打個招呼。

江淑娟 这女孩子神經質得厲害！

黎竹蓀 （點頭）嗯。——哦，已經搖吃飯鈴了？（眼看那兩個病人。）

胡志豪 診斷過了，Dr.黎。

黎竹蓀 怎麼樣？

胡志豪 需要照一照X ray才行。

江淑嫻 这一位也还要經過X ray檢驗，才能確定。

黎竹蓀 那麼馬上讓他們去照吧。(接过診斷書。)

胡志豪 (不高兴)X光室裏早沒有人了!

黎竹蓀 (笑)哦! 那麼胡大夫，你們都請去吃飯吧，這兩位我來……

胡志豪 唔，Dr.黎，謝謝您了! ——Dr.江，去吃飯吧。

江淑嫻 (不想走)哦，我就來。

胡志豪 还有什麼事？我等你。

江淑嫻 不餓，您請吧。

胡志豪 好吧。(悄然而去。)

江淑嫻 那麼Dr.黎，又是您自己去照？

黎竹蓀 (看看診斷書)T.B.病人一天天多起來，我們是在跟結核菌打仗啊！早一天檢驗明白好一天！

江淑嫻 (向病人)你們都到X光室去等會吧，黎大夫馬上自己來替你們照。

教員 謝謝。(与学生下。)

江淑嫻 (向看護)周小姐，你也去吃飯吧。

看護 謝謝江大夫，您？

江淑嫻 我不餓。

看護下。

黎竹蓀 怎麼你不吃飯，江大夫？

江淑嫻 (頓時不自然起來)我还不餓。——我可以帮帮您的忙。

黎竹蓀 (埋头在診斷書裏)哦，多謝！多謝！

江淑嫻 可是Dr.黎，您不餓嗎？

黎竹蓀 还好。

江淑嫻 (从衣袋裏掏出糖來) 您吃糖嗎?

黎竹蓀 (忙从自己衣袋裏摸出糖來) 啊呀! 忙得我半天沒吃糖了!

(自顧自地吃了) 江大夫, 糖是好東西, 它不僅營養價值很高,  
而且可以在餓的時候, 作為身體裏的燃料。

江淑嫻 是的。(將糖放進袋裏) ……可是您有時候工作得過度了,  
您缺少休息。……

黎竹蓀 (隨口否認) 我? 沒有的事!

沈庸上。

江淑嫻 哦, 沈小姐回去了?

沈庸 我送她上了車了。——黎大夫, 我再麻煩您一下: 小女  
的病到底……

黎竹蓀 她自己在做工作嗎?

沈庸 是的。

黎竹蓀 她一定非工作不可嗎?

沈庸 嗯, ……也不一定。

黎竹蓀 唔。

沈庸 (補充地) 自然, 我的家庭負擔也很重。內人去世了, 家母年  
紀太大, 兩個男孩子年紀又都太小; (笑) 像我這從事文化工  
作的人, 要依靠稿費收入維持一家五口的生活, 相當困難,  
所以我不能不讓她出去工作。而女孩子自然也應該有她自己  
獨立的職業才是。……難道她非停止工作不可嗎?

黎竹蓀 她的病得不到休息是沒有辦法的。

沈庸 唔。(冷了) ……好, 我讓她完全休息吧。

黎竹蓀 能到空氣乾燥的地方去休養最好, 否則, 就得靜靜地躺  
下來, 讓她吃得好點, 睡得好點, 同時施行人工氣胸, 半年  
之後, 也許可能恢復健康了。明天, 您帶她來照一照X ray。